墨泪齐下忆妈妈

□杨家卿

农历癸巳年九月十六，令我刻骨铭心。这一天的凌晨一点多钟，至爱的妈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天，二哥在老家守候服侍病床上的妈妈。将近凌晨两点，急促的手机铃声把我从沉睡中惊起，看是老家的号码，心里即刻便有一种不祥之兆。二哥在电话里哽咽着说："咱妈……不行了。"尽管几天前我刚回家看过重病的妈妈，也预感妈妈难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但噩耗传来，心里还是感到天塌地裂般地沉痛。

心情几近崩溃。稍微平静下来后，一家人立刻驱车回家。儿子驾驶的轿车，疾驰在焦温高速公路上。等远光车灯射到温县收费站字样时，我知距家不远了。莫大的悲怆一下涌上心头，忍不住在车内抽泣起来。我一到家就直扑妈妈的床前悲声呼唤："妈!……"摸到妈妈身上热量微存，我长跪在妈妈床前，撕心裂肺、肝肠欲断般地痛哭，只想把妈妈重新叫醒。泪眼模糊中望着妈妈消瘦的容颜，我心如刀绞。我将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再也难听到妈妈的叮咛，再也难给妈妈说句心窝里的话，再也难对妈妈表达我的思念之情。世上的语言已经无法诉说心中的伤痛，任泪飞如雨……"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感受到了自古圣贤也无法解脱的那种极端痛苦。至今想起那场面，仍禁不住满怀悲情，带着怅然和忧伤，裹着对妈妈的深沉思念，勾起亲切而沉痛的回忆。

打我记事起，心里就很愿亲近妈妈，或许是血脉里的孝心使然，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善孝为先"的教化根深。妈妈曾给我说过，她也是听说父亲是个孝顺子才到杨家来的，并非闻名方圆左右的近现代杨家走出"两代五名士、百年一将军"而受舒乙先生题赞的家庭背景。也许是承袭父亲的基因，我们姊妹孝敬妈妈尽心竭力。在我们姊妹六人中，自感我和妈妈的心贴得最近，最能理解疼爱妈妈。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不久，妈妈的户口迁往城里和我住在一起，已近30年。勤劳的妈妈每天为我们看孩子、料理家务，按时按顿做饭，还不时变换花样，总想让我们吃得好些。妈妈在世时，特别是妈妈年老患病后，我常安慰妈妈："妈，请您放心，只要我活着，您就不会受苦受罪。"我深知，这也是妈妈从我身上得到的最宽心、也是最得底的一句话。几十年来，我是这样说，更是努力这样做的。父亲为了生计四处漂泊，积劳成疾，怀着未酬之志，过早地撒手人寰。家庭生活的重担无疑落在妈妈柔弱的肩上，遍尝了人间的苦难。妈妈挺直脊梁，从没有向命运低过头，而是把生活的不幸和艰辛埋在心底。妈妈对我们家的贡献真是太大了，老人家的恩情写不尽说不完讲不够。妈妈平素少言寡语，乐观豁达。只要妈妈有一点能耐，就不愿给我们增添半点麻烦。带着我们全家相依为命甘苦与共，历经诸多坎坷，情感上难分难离。妈妈常叮嘱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搁什要好，长大要多争气。数十年来全家辛勤劳作，相互体贴、关爱、帮助和支持。我的哥哥、姐姐在各自岗位尽职尽责地为国为家工作，承继了我们良好的家风，没有辜负妈妈的厚望。

四年前的十月初十，是妈妈的八十大寿。妈妈一生勤俭，教育我们不要浪费，我们听妈妈的话，没有去高档饭店大摆筵席，各家来几个代表就在家中为妈妈祝福庆寿。饭菜虽然家常，但浓浓的亲情，充盈幸福之感，妈妈惬意欢心。我特地在妈妈诞辰前夕写了一篇《母亲八十》的散文，作为献给她老人家的生日礼物。求是理论网、《河南日报》《焦作日报》及《温县报》等媒体副刊发表后，在学校任教的侄女曾对我说，她的同事们都很羡慕奶奶过的生日，具有不一般的纪念意义。我的挚友、主任播音员曹华兄，声情并茂地朗读并录制好CD。妈妈心情不佳或空寂时就播放给她，成为老人家的一种心灵慰藉。老人偏瘫后，语齿表达不畅，径直说："听曹华"，我们就知道老人家想听听那篇文章了。也许是我的文化积习或是留意，2003年秋天，妈妈大病一场。为防不测，春节期间，我在忙碌中安排几天时间陪妈妈聊天，有意和老人家漫谈一生的经历，认真地记录在本子上。过后，对有些时间、地点、事件、经过等进行了整理。回过头来看那篇饱含真情实感的散文，我还是较为满意的，不少读者看后给以赞许，留下嘉言。稍有遗憾的是，妈妈"文革"期间关爱人民子弟兵的一段佳话却没写进文中。这还是妈妈去世后，我们为老人守灵时听姐姐讲到的：

1971年的隆冬时节，当时"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和"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的呼声响彻中原大地。解放军进行野营拉练途中，驻扎在我们村子里。我家刚好返修了四间土坯瓦房，准备给大哥结婚用，被大队安排解放军某部一个班驻下。在当时政治气候极其紧张的环境里，部队安排住的家庭有个硬条件，必须是贫下中农成份，政治上可靠才行。那时正值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鹅毛大雪漫天翻飞。有名战士感冒了，妈妈操劳几天，为小战士熬小米粥、擀面叶，配以姜汤，很快得以恢复健康。部队出发前还专门给妈妈写了一封大红感谢信张贴在我家正门前。晚上部队为群众放电影，专门讲了一段"安乐寨的沙妈妈"，说的就是我妈妈关心解放军的故事。"沙妈妈"是"文革"时经典现代样板戏《沙家浜》中的群众积极分子的主角。我们村不仅历史文化丰厚，而且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上世纪40年代前曾是温县地下共产党组织秘密居住的地方。薪火相传，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妈妈也因为热爱人民子弟兵而成为新时代的"沙妈妈"。

妈妈过了80岁，儿孙满堂，晚辈有35人，这是我们全家的福份。老人家本该颐养天年、享受四代同堂的天伦之喜，可无情的病魔袭来，妈妈由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并发症扩展为半身不遂，身体每况愈下，逐渐失去自理能力，全靠我们兄弟姊妹轮流陪伴看护。看到妈妈被痛苦折磨时，我们有时强忍泪水，有时向背而泣，有时也禁不住潸然落泪，有时捶胸顿足，叹无力回天，恨无挽救妈妈生命之方。妈妈去世前几个月，我还写了《陪护妈妈切记做到》的5条守则：1.喂饭前先品尝，喂时防呛着；2.每小时翻身、每天擦洗、每周洗头，谨防褥疮；3.勤洗换尿垫、被褥、枕巾；4.每天榨一鲜果汁，勤喂水；5.冬天防燥，夏天防蚊，严防感冒。这几条是根据妈妈的体质状况和平素养成的生活习惯着意安排的，兄弟姊妹几个基本上都成了专业"护士"，让妈妈晚年有尊严地活着。妈妈瘫痪5年多，躺床2年多，身上没有褥疮，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惦念中的二舅每次看望妈妈都表扬我们，同时赢得了众乡邻的赞誉。大嫂还被评为温县"十大孝亲敬老好媳妇"，荣获"焦作市百名孝亲敬老好媳妇"称号。

妈妈在生命的危难时刻，曾出现过几次奇迹，都是在被诊断为不治之症、下病危通知时，由于哥哥、姐姐备极辛劳，细心侍奉，才得以逢凶化吉，延缓了老人家的生命。

送别妈妈那天，我们按照乡规习俗，秉承妈妈的遗愿，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为妈妈举办一个简短庄重的告别仪式。亲人乡邻和同学朋友也赶来向老人表示哀悼。让我们最感动的是，村里几位年逾九旬的长老相携到我妈妈的灵柩前，老泪纵横，祷告祈愿。村委会主任在悼词中评价母亲："赢得了父老乡亲良好的口碑，受到了全村村民崇高的赞誉。""全村群众，特别是青年晚辈，要向他们一家人学习，在全村形成尊老敬老孝老的良好风气，为建设文明进步的新型安乐寨而努力。"河南省文史馆馆员、老书法家薛垂广先生特为我母亲撰写一副挽联：悬挂在妈妈灵柩前，上联为："宽厚善良含辛茹苦支起一座家庭大厦功德无量"，下联是："德泽乡梓誉满邻里恸感春晖终难报偿四代同悲"。告别妈妈时，我们全家呼天抢地，相拥而哭，悲痛难抑。前来为妈妈送行的乡亲们也深为感动，共同祈祷妈妈一路走好。相信妈妈的在天之灵会有感应的。

妈妈仙逝，从此阴阳两界，天人相隔。只能在梦中才能重回妈妈温暖的身旁，看到妈妈不知疲倦忙碌的身影，重见一家人承欢膝下其乐融融的温馨时光。每次梦中我都不愿醒来，每次醒来都需要好长时间，每次都要长时间的心酸难耐，枕边都是一片湿漉。我常念记的是，在"想妈的时候",在"心里话儿向谁说"的时候,也只有去妈妈的墓前尽情倾诉心扉。

现在，每当想起妈妈，心里就会无法克制对她的怀念之情。母亲的恩比天大，德比地厚，妈妈留给我们全家无尽的沉痛，更给我们留下了勤俭、朴实、善良的美德和博大的胸襟，这将是我受益无穷的精神遗产和力量源泉以及克服困难砥砺前行的勇气，我会终生难忘，代代相告。同时我在沉思，我的妈妈与天下许多妈妈的德行都是共有共通的。我的眼前仿佛升腾起一幅巨大的历史画面，分明是这些无数妈妈的崇高和伟岸，哺育了无数优秀的儿女，创造了人间不朽的奇迹，演绎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壮阔画卷和一段段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真情大爱，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动人心魄的英雄凯歌。

在妈妈的忌日即将到来的时刻，泪水与墨水齐下，哀思和缅怀强烈地袭过我的心头。我夜间和午睡，不断梦见妈妈慈祥难忘的音容，忍不住在梦中一遍又一遍呼喊着妈妈。

妈妈，还记得您开心时我对您说的话吗？您要老了，我每逢清明都去看您，送上您最喜欢吃的。我给您说话时您可要答应我呀！您没多说，只是爽朗地笑了。因为我理解，妈妈宽阔的胸怀，盛得下世界。

妈妈，您知道吗？您没有离开儿子，您一直活在儿子的心中。您生前面含微笑端坐在沙发上，身畔橘满枝头、绿树鲜花映衬的那张照片，精装在镜框内摆在我的书房，面对我桌子的正前方，每天都要凝视您那慈祥可敬的目光，同时接受妈妈对我心灵深处的检阅和反省，给我的人生增添莫大的自信和进步的动力。

敬爱的妈妈，您安息吧！您如今落叶归根，重返故里。您长眠于村北的上坡高岗地土质肥沃，远眺地势北高南低。相传那是我们村的风水宝地。春有花香芬芳，秋有瓜果累累，周围的核桃树与您四季相伴。您留下的崇高品德和风范，像我们村南的蟒河、猪龙河水一样流淌不息，滋润我们的心田。您若九泉之下有知，您的儿子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您！想念您亲切地呼唤着我的乳名；想念您深夜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我亲手缝制的新衣；想念您平常变着花样为我做的可口饭菜；想念您对我病时的抚摸疼爱；想念您对我忧愁烦闷时的怜悯；想念您在我远行他乡时的牵挂；想念您对我工作热情的激励；想念您对我人生路上殷切的教诲……

我的教师结

□吕秀芳

在我心中，有一个结，也许今生今世都化解不了，它就是教师结,而这个结的发端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

记得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是班里的中队长，也是学校里叱咤风云的"批林批孔"小闯将。每次学校开批判会，我都是班里的代表，站在大操场的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读着自己从报纸和《红旗》杂志上东抄西拼连自己都搞不明白的发言稿。那时，正是反潮流的浪潮荡涤社会之时，我的课桌上、文具盒上都用小刀刻着"不做小绵羊，要当小闯将"。那时的语文作业通常是抄课文，而我们通常采用"三级跳远"式的抄书方式，只抄开头与结尾，中间一段跳着抄。为了掩盖自己的作弊行为，我们创意了一种反守为攻的方式，每次作业后都要写上一段要做小闯将、反潮流之类的口号。如果老师把作业批改成"甲"以下的等级，我们便将反潮流的矛头指向她。因为她竟敢对我们的反潮流举动大不恭。有一次，因为班主任张老师上课时讲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我们全班同学就造起反来，我带头领着同学们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后来，我们又唱起了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看到40多岁的张老师流泪了。那天傍晚，张老师挨家挨户进行家访。第二天，教室里风平浪静。但是，没过多久，张老师便离开了教师的岗位，调到了校办工厂。后来，在一次车祸中张老师不幸丧生。我不知道张老师离开教师岗位是否与我们那次闹事有关，但每次回忆往事，心中总会隐隐作痛，我总觉得是我们的幼稚无知断送了一个教师的前程乃至生命。

后来，我考大学时，竟神差鬼使地在第一志愿上填报了师范大学。在淮北矿务局子弟学校实习时，我与矿区的孩子们打成一片，我倾注了自己的所有热情和爱心，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并以自己的青春活力、充满激情的讲课艺术，成为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孩子们在纪念册上写下了对我的美好祝福。班里有一个很有个性的男孩叫穆卫兵，在纪念册上客串"正反"两个角色，给我写了两段迥然不同的留言："吕小姐：在即将分别时刻，我不知该说什么，中国女性向来给人懦弱感，但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女性的本质，愿你做一个中国女强人。"

而另一处留言则是:"MISS,LU:女人的天性是软弱无能,我奉劝你不要野心太大,还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做一个贤妻良母吧。"

虽然这个男孩儿改变了字体，但相处两个多月，我已熟悉全班56名同学的字迹。当我问起这件事时，阳光下，男孩儿点头承认了，他是想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老师的崇敬，并期冀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他的目的达到了。至今我依然能清晰地记着他的留言及阳光下那一双清澈的眼睛。

大学毕业，走上三尺讲台，让我狠狠过了一把"孩子王"的瘾。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命运之舟将我载入了"无冕之王"的行列,可我心中的教师结却始终鲜活如初。爱孩子,爱教师,看来这种爱将注定贯穿我的一生了。

在我心中，有一个结，今生今世也难以化开的结……

学 艺

□范先立

看着满天星零零散散的样子，便有说不出的闲趣；闻着粉玫瑰的香味，心一下雅意了许多；拿着富贵竹，捧上幸福菊，以为自己真的富贵了，幸福了。遇见花，是不是意味着遇见阳光，遇见微笑?

从这个假日开始，我的日子就变得格外简单。不用担心没有做完的练习题，不用费心一日三餐，我只需驮着朝阳去婚庆店，背着落日回家。婚庆店的老板姓黄名丹，年龄与我一般大，而她的父亲黄先生是我的书画老师。婚庆店门前是人群攘攘的街道，对黄先生而言，这丝毫不影响他平日里的练习。摆上桌子，铺好纸张，备齐笔墨，黄先生便能从早上8点坐到晚上8点。自从我们几个小将来扰以后，这张桌子多半被我们霸占。

黄先生总是提前一日在我们的本上写好范字，我们每一天的任务听起来也很简单，一篇钢笔字，一页毛笔字，一幅国画。坐在凳子上，手触着桌子，便意味着本子要放正，笔尖往前扑，腰板得挺直。这些小学老师就已教过的动作，可怜我枉读十几年书，竟做不好！只要黄先生一进店冲茶、卖花或者乘凉，我便很快恢复本来面目。可黄先生到底是黄先生，不用守着你问你，拿起本根据字迹就能说出一二三来。

"字不正则人不正，人不正则心不正"是黄先生常用来督促我们的,"心如止水"也是黄先生常提的要求。我们终归是一群毛孩子，并不能深谙其中的意味。看着黄先生把茶杯倒立起来，很是畏惧，因为街坊四邻都知道，这暗示着黄先生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便意味着可能"火山爆发"。然而，一个多月里黄先生杯子倒立了不止一次，却从未发过一次脾气。后来问黄先生，他笑着说，那无非是唬吓路人的小把戏，和孩子们计较没意义。黄先生说他从不体罚人，也不责骂人，但他很乐意帮助人进步。于是，过往的路人总能瞧见几个笔直的人影，握着毛笔，笔直地贴在墙面。

后来,开课的时间到了,学生也多了,我们转移了阵地,黄先生便成为我们28个孩子的老师。这群学生中大的有十八九岁,小的只有三岁半,无论大小都被黄先生训得规规矩矩。所以在家长那里流传着"要改孩子脾气,就到黄先生书画班里去"。

周末时习惯去婚庆店，因为总能碰见有趣的事。有一次师母生病了，丹怎么也不能说服师母去医院，急冲冲跑来店里找黄先生诉苦。黄先生搁下笔，扔下一句"瞧你那点出息"便蹬上自行车走了。丹双手叉着腰，嘟着嘴，"我1个小时都无法做好的事你能做成?"过了10分钟，黄先生一路"hello"着过来，师母坐在自行车后座探着脑袋冲我们笑。丹急了，追问原因。黄先生笑着说："我承诺买糖给她吃!"

其实很多时候婚庆店是很忙的，往往早上7点一过就得干活。黄先生写条幅、题字，丹撕花、切花泥、配花色，师母插花，小师哥负责供给材料、装订。我总爱这样地忙碌，更爱凑在这种忙碌中，帮着撕花、救花、切花泥。看着客人拿着自己帮忙选购的百合、桔梗、蓝色妖姬等，心里极高兴。印象最深的还是撕花，明明是一花骨朵儿，把塑料皮儿剥掉，再去几片花瓣儿，用嘴吹吹，一朵花便绽放了。

黄先生爱花，他画的花草也是极好的。随便一两笔勾勒出的兰草，只要题上他的名，盖上他的章，就能卖上好价钱。然而，黄先生终不愿自己的画流落到不懂画的人手里，黄先生若知买画者无非是叶公好龙，纵使买者出再高的价位他也不会卖。或许吧，如黄先生诗句"诗书画印怡神赋，竹菊梅兰浩气歌。"书画对他已不在书画本身，而在于赋予它的魂。

水流不断，花落还开

□潘 健

心里最喜欢的是秋天，虽无百花争艳，却有落叶缤纷、层林尽染，在色彩更迭之间又透着些许伤感。而身体最怕的也是秋天,每逢初秋,都是鼻子和嗓子最难受的季节,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自己是长江的身子黄河的命。

就如这次来洛北驻班，一夜煎熬，嗓子由涩变咳，继而低烧，昏昏沉沉了一整天。傍晚，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屋外。细雨初停，云开日出，微风带着点寒凉从身旁慢慢掠过，看来冬天真的就快到了。

公寓门前的小菜园眼看就是满满的收获，垂柳依旧随风摇曳，树下散落着片片秋韵，踩着这一片片柳叶形的秋，我来到公寓外面。

今年白露与中秋是同一天，连日的细雨让初秋炽热的空气渐渐变凉。公寓在刘坡、东吕庙与西吕庙三个村庄的交叉处，环顾四周，洼地与丘陵依旧是绿油油的田地。在农田与村庄之间是铁路，铁路的西北就是刘坡村，村头地间是一排排高大的杨柳，随着凉风掠过，片片落叶如秋天的音符飘舞着，落韵飘飞的静谧里夕阳静静地西下，慢慢地，秋空由橘黄变为青蓝，是那样的深邃、沉远。

风，伴青云轻轻地吟唱，秋，把情意缠绵在田野。路边的草丛，田间的树梢，都淹没在雨后的氤氲迷蒙中。很久没有这样慢慢地行走了，也很久没有这样的心境了。

绵羊咩咩，林鸟啁啁，落叶簌簌，声声点点如梵音，仿若蝉蜕秽浊之中，让人如浮游尘埃之外。此时此刻，心境如飞出去的瓣瓣音符，拥着秋风，挽着淡云，走向遥远的唐诗宋词。

喜欢这样慢慢地想。慢慢地走，慢慢地赏，任飒飒秋风缠绕。漫步在田间地头，不由地感叹这寒凉的秋，凡尘中的生灵还是如此自然。没有如人般伤感，没有如人般感慨，不管春夏秋冬，也无论寒来暑往，都是这般沉静自然。秋去春来，不过是冷冷热热，不过是四时轮回而已，在生命的柔韧里，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屑一顾。

面对纷繁尘世，前路上会出现哪些事，又有谁知道?慢下来吧，让心绪慢下来，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水流不断，花落还开。

本社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90号 邮政编码:454001 电话:办公室3935143 总编室8797251 通联部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 8797333 印务公司3934290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8797444 全年定价398元 自办发行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焦工商广字01号 上期本报开印:3:30 印完:5:30 本社印务公司印刷